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門街前後傳
第一百五回 奇男奇女乞賜宮砂 賢舅賢甥願遵聖旨

流落江湖十四春，徐娘半老尚風塵。西樓一枕鴛鴦夢，明月窺窗也笑人。

話表楚雲一聞武宗諭旨，復又免冠跪奏曰：「罪臣啟陛下：念自幼遭顛沛，易釵而弁，本出於無可奈何。後來礙於同盟，又礙於國體，所以待罪隱瞞。惟念臣雖為女子，究與玉清王何干？今承恩賜為婚，臣原不敢卻，但臣既是幼字李廣，雖李廣曾已受室，臣又何敢忘從一而終之義？而況玉清王以天潢之貴，又何患無名門賢淑冊立為妃？臣只求天恩收回賜婚玉清王之命。再求降恩允准，臣俟奉養母逝世，即歸空門修行，如此不致勞玉清王空想，又為從一而終之義。不然臣惟有血濺金階，以報國恩，下酬知己而已。伏願陛下聖裁。」奏畢，仍自俯伏階下。武宗聞奏，知事不諧，便向玉清王曰：「御弟，你可聽見楚雲所奏？朕想楚雲既是李廣原配，理合仍賜李廣為婚，以符大義。朕身為天子，焉能顧及私情？御弟勿再多言。」隨向楚雲曰：「卿既不願為玉清王正妃，朕不能顧私情有乖大義。著即於歸李廣，以畢良緣。所有一切處分，概行豁免。卿須遵旨，勿負朕意。」此時只氣得玉清王目瞪口呆，目視武宗，不敢再瀆。李廣心中暗喜天子仁明。楚雲雖聞諭音，卻不遵旨，惟有一言不發，仍然俯伏金階。玉清王心中不平，忍納不住，復又奏曰：「陛下休聽雲壁人與楚雲妄奏，楚雲許字李廣，無據無憑，實無證見。雖奏范其鸞為媒，臣恐通同一氣，陛下賜婚李廣，正墮其術中。而況楚雲與李廣平時情意相投，難保無閨味之私，今既一朝敗露，不得不假此說，上惑聖聽。若謂無弊竇，臣實不敢自信。尚求陛下治范其鸞蒙君之罪，則國體幸甚！臣亦幸甚！」話未完，楚雲厲聲口呼：「王爺胡言！臣自幼改裝，誰人識破？便是王爺若非竊聽私語，又何能識破微臣？怎以謗語相加，借此以隨你心中之欲？聖云『三軍可奪帥也，匹夫不可奪志』矣。一任王爺穢語污詞，臣自信無私，王爺若再執迷不悟，臣頭可斷，而身不可奪。否則三尺龍泉，又何嘗不可一明心跡？」只見范相出班奏曰：「臣啟陛下：念微臣叨君祿，雖無功於國，自問無一事敢蒙君。今玉清王既陷臣以蒙君之罪，又污辱臣甥女不潔之行，無端謗辱大臣，臣實不知是誰欺蒙君上？況以臣甥女賜婚李廣，乃陛下慎重人倫之義，又何敢不遵？尚求陛下重降諭音，若臣甥女再有違旨之處，即著以欺君大逆論罪。」武宗曰：「據卿所奏，甚合朕意。」隨降旨：「楚雲自幼許字李廣，朕仍賜為結髮之妻，封為武英王妃。已娶洪氏一般封誥，無分偏正。仍命范其鸞代朕主婚。武英王李廣遵朕旨，勿負朕意。」李廣求之不得，隨叩謝聖恩。忽聞楚雲又奏曰：「臣兩蒙恩賜李廣為室，聖恩高厚，心感難忘。臣若再違旨，是臣有意欺君，顯乾罪戾。但臣遭污辱之言，臣難自信，不能取信於人，臣難自明，伏乞陛下賜臣守宮砂，以明臣之心跡。」奏罷，復又叩首。壁人在旁，心中暗想：「吾妹何以如此妄奏？這守宮砂非尋常之物，如何輕視？萬一不然，豈非欲蓋彌彰麼？」范相也是如此思慮。一眾同盟及李廣皆暗稱羨。武宗聞奏，口呼：「楚卿，適才御弟之言，出自無心，不足介意。然賢卿並李廣皆是忠心之輩，豈有甚卑污心跡，須要自明？朕既賜卿與李廣婚配，誰敢亂說義節。卿勿多言，不必再奏。」楚雲方欲復奏，見李廣俯伏金階，奏曰：「臣自與楚雲誼結金蘭，不識其為女子，今仰承天恩賜臣為室，臣可自信，楚卿亦自信，惟恐同盟不能共信。楚雲既求賜守宮砂，正是楚雲自明之處，臣亦求天恩，俯如所請，臣亦可借此自信堅，且可共信。由此臣之心跡明，楚雲之心跡亦明，及同盟之心跡亦無不共明。臣之瀆求，非惟臣自立自處之地，實為楚雲自立自處之地。若其不然，臣與楚雲雖可自信，恐仍不免有物議沸騰。仰求天恩聖鑒。」楚雲聞奏，心中甚是感激，暗想：他如此一奏，不但他自己心跡可明，且代我表明心跡了。因此復奏曰：「臣仰懇天恩，准如李廣所請，以表臣之貞，且以明李廣之志。」武宗大喜。及范相人等皆暗暗稱贊，李廣不欺暗室，為世之奇男。當下武宗命內侍往宮中取來一盒守宮砂，命楚雲身臨御案，又命內侍與忠勇王點守宮砂。內侍取金針在守宮處刺出血來，便在宮砂盒內挑了一點宮砂，點在刺血之處。宮娥取了一盆水來，手執綉綾，代楚雲用水滴在守宮砂處，揩了一回，將外面血漬揩淨，果然那一點鮮紅已浸入皮膚之內。宮娥稱羨不已，即將楚雲手腕擎在手中，先與武宗驗明，然後與在廷諸臣看視。上自武宗，下至文武，諸臣皆都稱贊。那同盟諸兄弟更是稱贊不已。楚雲自覺也係得意非常，李廣更是心花怒髮，惟有玉清王一旁且羨且慚。武宗手扶御案贊曰：「忠勇王真乃千古奇女也，朕當敬佩。清白分明，理合於歸李廣。而況英武之才之貌與卿之節之貞，真是一對忠勇夫妻，毫無瑕疵之處。李卿與楚卿均宜仰體朕意，勿再推辭，有負朕成就美滿之至意。」當下李廣謝恩，楚雲仍不謝恩。雲壁人見此光景，跪倒，對著武宗向楚雲口呼：「妹子，你忒奇了，究竟是何主意？雖然繼母深恩，怎不念生母劬勞？自幼父母將爾許配李廣，今時理合於歸，而況天語難違，你任意推三阻四。設若天顏震怒，豈不有累母、兄？」勸畢，復向武宗奏曰：「臣仰感天恩，不加臣妹之罪，臣情願領臣妹於歸英武王，上承天旨。」武宗尚未開口，忽聞楚雲向壁人口呼：「兄長所言背理，小妹若不虧養母撫恤，安有今日？況小妹死裡逃生，也算兩世為人，焉能再踐前言？即吾兄難以干預妹事。若果任意相逼，這玉階即是妹畢命之處。」言罷，見他花容變色，杏眼圓睜。雲壁人見妹如此，也不敢相強。武宗不但不怒，反更宛轉曰：「楚卿如此決絕，究竟意欲何為？卿且歸班，若有難釋之處，不妨再詳細奏上，朕必准之。」楚雲復奏曰：「臣之所願，只願奉養母一生，並終身不改男裝。懇陛下俯念臣織芥之功，准如所奏。」武宗聞奏，默無一言。范相出班奏曰：「乞陛下休准。臣甥女所奏，甚是任意所為，實是無理已極。雖蒙聖恩寬宥，不加罪戾，但臣豈容他陰陽顛倒，紊亂朝綱？乞陛下將臣甥女交臣帶回，待臣勸化，使彼於歸，以重人倫，而遵聖諭。」武宗曰：「依卿所奏，毋負朕意。」范相遵旨謝恩，便同楚雲歸班。武宗帶玉清王退朝。各官朝散。